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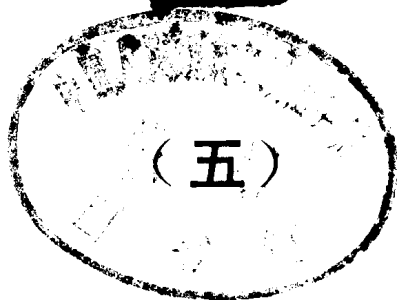
百子全書





国防大学 2 073 0967 9

百子全書



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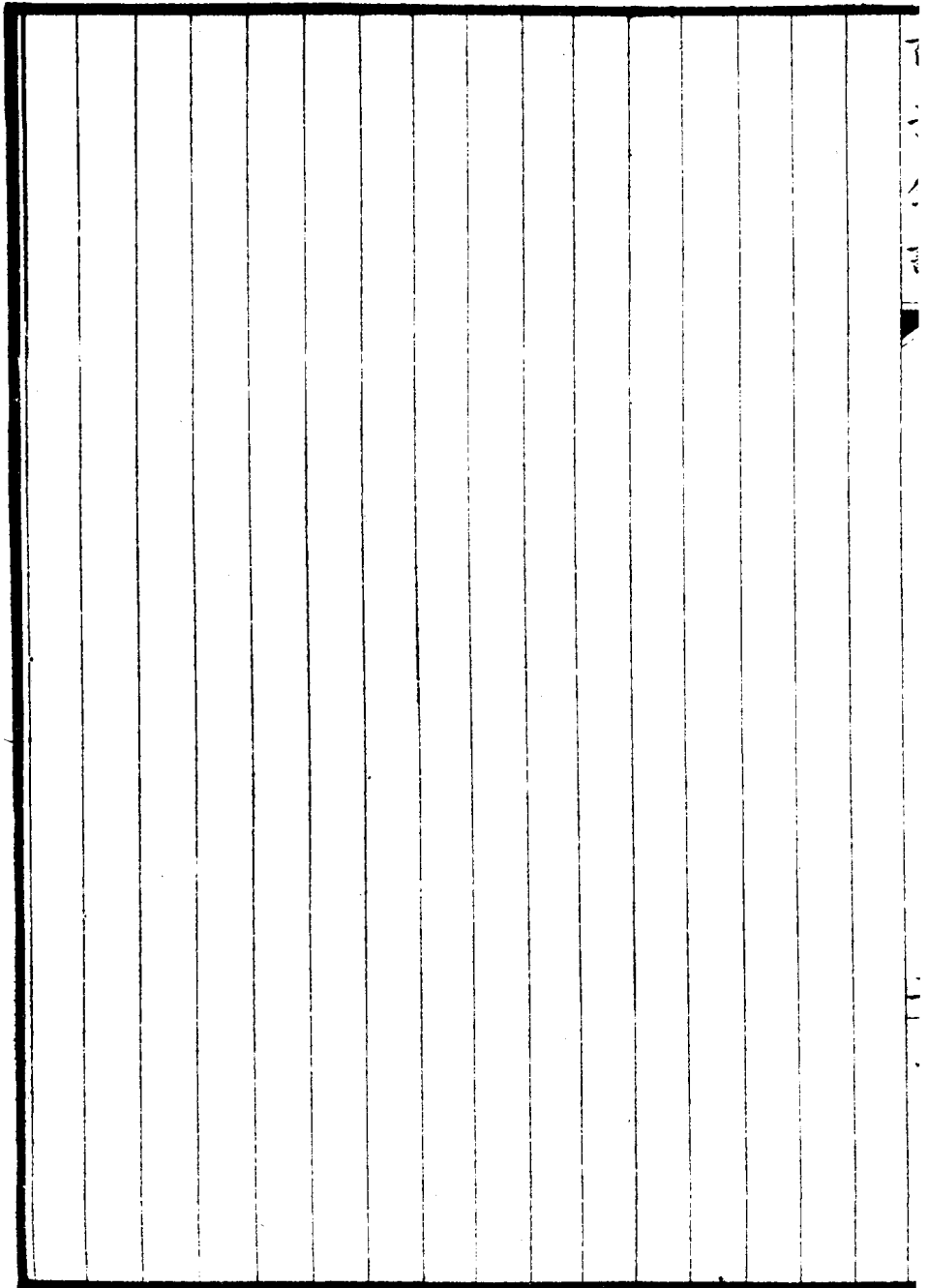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為經用題記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揆明史闡域中之化教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鄧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教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為諸子之首唱繼組仁義經緯家邦垂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為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際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跡之端採其闡教之旨宣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字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為注解略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蔑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跡聿興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啟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綸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激烈逮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實申師傳鬻子以文王降已大

啓心期明宣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尋其著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聖而啓沃彌綸藝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翰而已驚熊為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親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徵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為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剪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垂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興帝王之炯誠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宰濟區宇四海草面八表宅心務本修文垂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堯沐浴擊壤謳歌周於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漏隙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沈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逢行珪上

按漢志鶡子二十二篇列之道家別出小說十九篇今小說亡逸而二十二篇者止存十四篇唐逢行珪所獻也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不知何以名道家又世傳熊九十餘始遇文王而書乃載三監曲阜事篇目次第皆錯亂不可曉蓋殘闕書也第篇中所載大忘狂惑與夫禹政道符者悉簡與不類後世語鄧林一杖斯可珍矣賈傳大政篇多載之別有對三王問政或即二十二篇之遺也劉勰云鶡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今取以冠儒家逢註甚疎曼存而弗削者備考也丁丑夏日潛菴子志



鬻子

周
鬻熊撰

唐逢行珪注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撰具也。吏者。為政之具也。又撰博也。言王者布政令行。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言君子修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守中妙之機言出以威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安為之哉所以止也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君子不與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而不預豈安為之哉所以止也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不由用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君子終日言之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咸由於不由用也。

必見受。衆目視於偽不留視於真衆心權於名不能容於實夫庸能必忠盡道言不邪論也主必惑於衆豈能受於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見納也能必忠盡道言不邪論也。

而不能必入。蓋忠論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讜進用智術無隱以石掩目而視豈不惑能不信。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而不能必見信。肅主惑於衆抑直信誠必忠言之不入人能必信。解澄清真實必存之於信也。

言不以見信也。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言君子但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言不以見信也。

非非者是。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非人自行是道以論彼之非。

惡惡者行善。善惡在身是所共

以彰惡於行善道也。而道諭矣。謀事必忠出言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以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

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斥八極。高而無際。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

可以指示說應無間之迹終政教之端色萬物之形影三光之外為而不有行而不見
有道之王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道可為永則
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昔者往日也言雖臨取億兆而不敢問人有大忘乎鬻子問文王思存大
道所以終政事心迹在於經對曰有言有大忘也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前不問以指答
文王欲熊終大忘之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遇則勿憚改終日不
理故曰其事奈何矣紀商辛覆宗賊身害軀破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終成事
但墨面皴髮是為形骸故其失尤見諒四山就戮夏發絕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化國之福焉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
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昔者在昔貴道德之帝王稱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委
國軍明聖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資兆庶人皆効力以成其功也力生於神者
不獨運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資兆庶人皆効力以成其功也力生於神者
有國必先靈祐皇上帝社稷山川神迹玄符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哉
殷夫冥運兩儀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應而義用造之非義理自相符
故曰力生而功最於吏是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以任使之福歸於君心竭力人敦
於神者也是故天下和平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以任使之福歸於君心竭力人敦
其道德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五帝謂黃帝顓其道德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
歸焉國土平康而為君之福者也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五帝謂黃帝顓其道德順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
明然若以晝代夜然也日月運明不私照必須幽顯始終不息故昭昭然所不舍故其道首首

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百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也。夫黃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史官為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立棟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杵臼。以利萬姓。作弧矢。以威天下。造律管。與封禪。顯頤平九黎之亂。人神不雜。萬物有序。高辛氏作。聖鐘鼓。堯席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日葛木。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魏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孝。堯聞聰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為司空。以平水土。稟為后稷。以播百穀。禹為司徒。以教百姓。皋陶為士師。以理獄訟。垂為共工。以典象作。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為秩宗。以典三禮。夔為樂正。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夏禹御風。沐雨。冠履不顧。數九土。乘四載。登龍門。闢伊闕。導百川。建萬國。微禹之功。人皆魚矣。帝王之功。莫此為盛。故百代不易為福。為教也。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

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暫離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迹不見。其賢雖多。則若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德。雖千里有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不肖。見於天下。之廣。黎庶之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為時須。王者必任賢。不登政事。是杖能側焉。有過人之智。必於其能。特能於智。必忠信飾焉。懷盡忠之節。必修於道。以休廢也。杖能側焉。連道輕躁。所至危解。故曰杖能側焉。忠信飾焉。修身貴真。履行務實。由

夫開國崇基必先於道。道既符合。無往不真。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乙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賢不肖是為明也。不似之人豈自稱哉。言不知也。而不肖見於行。丹朱傲虐無肆惡。曾無休息。此則見於外。不以應微者也。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以賢者視之不肖之迹見矣。雖以彼賢以自賢。人豈以為賢乎。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昧道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愚者豈自

以智視之。愚迹見矣。雖以彼智以自智。人豈以為智。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言帝者年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為政。故同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黃帝次妃曰嫫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年十五而佐黃帝。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翼佐黃帝也。二十而治天下。升為天。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

之道而行之。其政令不改。革也。行學黃帝之道而常之。代述不及所以效也。昔者帝嚳。黃帝正

翼玄囂之子。生帝嚳。德日新。故曰高辛。在位七十上賓。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佐顓頊以理天下。其治天下

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言德稍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之而已矣。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政教所為效顓頊而

禹政第六

伯禹夏后氏。言禹功錫玄圭。德諧元始。任賢立政。以致太平。可為法則。故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黃帝玄孫祖顓頊姓姁名文命字高密在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

得李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此以姓上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言帝王

下雖則聖德皆侯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人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言成湯放無道之桀以統萬機而理天下得賢大夫贊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

故終始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得慶誦伊尹沒里且東門虛南門蟻西門疵

北門側。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為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七大夫皆有賢行斥教

七世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也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為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九重幽深下言難達所欲百姓反斥教之事故應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門懸鐘鼓鐸磬懸之於

地也以得四海之士。四海之士有進於言者必為銘於墓廬。應樂器之具刻銘於其上也曰教寡人以道者

擊鼓。鼓以動物故教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聲也。以合於義故教義者擊鐘也。教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金鈴木舌

有可行為所欲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憂者聲悲磬聲消燥而近於悲故憂而擊磬也告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

聲。獄訟之事務於疾速故揮鞀以陳之此以上並銘於墓廬之文也是以禹書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急於政事無暇安於

一食所以示
接士之急也
曰吾猶恐四
海之士留於
道路常行之處
所宜憂也
非是以四海
之士皆至
事必得道必
上下應會無
不合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君子將入其職旭旭然如日初出入昭昭然人保其福既去暗暗然人失其教此得政典符合之謂也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有國無國智者治之夫有國者與之王用之不賢者豈能用之哉豈自寧豈

者智謀之力也智者非一日之志
不積功累業行道治者非一日之謀謀者心也
重道修政樹德以爲尚

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夫君上有道化行於下遠近慕義四境無虞百姓淳和盜賊屏息故人知所安也

而不知所避無違政教
而不知所避下民為福是知所避也
富貴不仁義禮智由其門
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先之以德義後之以愛陳

利故得禍亂不作爲福之道此之謂上下相親謂之和之上下同教是謂和矣民不求而得

所欲謂之信日出而作日沒而息不勞於事不苦煩苛甘其食安其居樂其業此豈外求之哉上有行道之君是所致者可謂之大信矣除害天下之害謂

之仁兼愛萬物慈惻天下施至若成湯征葛伯放桀於南巢夏高之別導山川仁與信和與道帝

王之器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所以樂推也凡萬物皆有器其用利之是以為器而故欲有

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其所營為必以其器用。得諸侯之欲王者。

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言天下之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王之器而未可以宰割

邦南陽以仁道得政非
其人也宣妄成之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為政之方。極於始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載其靜也專一其動也正直坤其靜也翕萬物生而人為政焉。政也者所以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相制須人無不能生而無殺也。言天地能生唯天地之所以殺以為政以正之無其政也則萬物不理也。夫唯天化而為善萬物之中人其為貴化獸化而為惡人不能生。天之能生唯天殺之可也。夫唯天化而為善萬物之中人其為貴化獸化而為惡。稟氣以生不有知識人而不善者謂之獸。人化而為善是為天常今為不善有天然後有地。於上地在下先有地然後有別。萬物區別有別然後有義。臣之義彰也。有義然後有教。官立政教行父子存家設教所以效達於上也。有教然後有道。苟乖其道物無以安有道然後有理。事各立有教然後有數。名理既章數統之矣。夫數以一終十乃至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然後以為數。百六十度一日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為數也。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為數也。或離於次終於一歲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四者皆陳以為數治。春夏秋冬此則日月星辰運行至十二月皆周匝於故處紀猶會者也。為政之道當法則也。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為之。為政之道當法則也。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下以為之。

慎誅魯周公第六

刑法有倫宜於時政好生之德理適典章故明賢之資輔成周室誠勸之道所得稱言國之大經在於賞罰二者或替將何訓焉。可為政先故紀之為篇目矣。

昔者此昔者往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康叔周公母弟也衛三監之地殷人數叛故使賢母弟往也戒之曰與殺不辜寧

失有罪人命所懸明須詳正夫利或濫其何則焉故不無有無罪而見誅言罰而不明雖利不某
無有有功而不賞言賞而不明雖實不勸戒之殷勤封康叔名也誅言罰而不明雖利不某
誅言罰而不明雖利不某賞言賞而不明雖實不勸得言賞而不明雖實不勸其功則賢人以勸言賞而不明雖實不勸罰言罰而不明雖利不某得其辜則姦人以息言罰而不明雖利不某此不可不審慎之

齊子終

補鬻子七則

明 錢塘楊之森秀夫訂輯

文王問一則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曰。受命矣。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一則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鬻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政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得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治刑。仁於治陳於刑。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於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為可也。周武王曰。受